

人世间

# 豆啊豆，四五六

李心亮

一

姥姥戴着一条腿的老花眼镜，另一条眼镜腿被我弄断了，她用一根灰色的绦绳挂在耳朵上，半苍的头颅微微低着，铺满一层黄豆的簸箕架在蜷曲的大腿上。时不时地，姥姥捏着粒黄豆对着日头照。

“挑豆种，跟挑女婿一个理

二

谷雨前后，种瓜种豆。姥姥端着豆种下地了。

种豆是个精细活儿。先用锄头在墒情合适的地里划出深浅一致的沟，那架势，活像老秀才在宣纸上写大字。我跟在后面点种，四五粒一窝，不能超过六粒，间隔一拃，这是胶东祖辈传下的规矩。“少了孤单，多了打架。”姥姥说。

豆子种上了，天还很凉快，东山上，树叶子上还不是很稠很密，喜鹊窝在树枝杈间露着一角。姥姥

三

五六月の日头毒得很，豆地里的杂草比豆苗还精神。姥姥裹着灰头巾，半跪在地里薅草，汗珠子顺着胖脸流到下巴颏上，再滴到豆叶上，“滋啦”一声就没了影子。薅完草的豆子地干净爽亮多了，豆苗显得更稀了。五柳先生说：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俺姥姥也一样，不过把南山改为东山更合适，因为她那一擦豆子地在东山凹里，那个山窝窝，我们村里人叫红龙咀。月亮上来了，清辉一片，我们一老一少可不用“带月荷锄归”，因为姥姥和我是用手来薅的。

施肥是个累活。可“庄稼一枝花，全靠粪当家”，种庄稼，没有粪咋行？姥姥家每年养一两头大肥猪，掺和着草木灰和黄泥沤的猪圈底下的陈粪，可是豆子们最

四

三十年多前，村里响应上级号召，退耕还林。姥姥的豆子地都种上了松柏槐杨，现在，这些树都碗口粗了。我家的新居在村东头。母亲在村口开辟了一片小菜园。小菜园正对着东山，遥遥可见曾经是姥姥承包的豆子地，现在正松柏青青，榆柳成行。闲暇时节，我也陪着母亲经管小菜园。我问母亲：“芸豆、菜豆、眉豆，这些蔬菜下种时，也是一墩放四五六粒种子吗？”母亲笑了，说：“老古语说‘豆啊豆，四五六’。现在都是买的现成的经过优选的菜种子，一墩放三粒豆种就足够了。”

姥姥活着时说，豆子们分大小年，大年豆子收成好，小年豆子

儿。”姥姥眯着眼说，“腰身要圆滚滚，豆脐眼要小，颜色要正。”那些个瘪的、破的、带黑点的一律不要，过了初选的还得在手里掂量掂量分量，扒拉扒拉成色。坐在炕沿上帮忙的五姥姥笑话姥姥：“你这哪是挑豆种，分明是给皇上选妃子。”姥姥嘿嘿乐

种豆子的这一擦梯田，既不是能浇上水的一等地，也不是比较肥沃的二等地，而是离村子很远山边树林子下的叫行地。这是以很低的价钱从村里叫行的没有人稀罕要的边角地。豆种点上了，姥姥提着葫芦瓢浇水，每一瓢水都浇在豆腐子上。我光着脚在后面埋窝子，泥土从脚趾缝里挤出来漫出去，凉丝丝的，好像能感觉到豆种在土里微微弹动的劲儿。

豆苗冒出四五片嫩叶时，该间苗了。姥姥蹲在地里一蹲就是

喜欢的。“新粪烧根，陈粪养苗。”六十多岁的姥姥推着小车，我拉着小撵，走一路，得歇好几次。累得满头大汗的我，虽然心有埋怨，但回头看看弓着腰、佝偻着背、头发花白的姥姥，也只能默默咬咬牙再暗暗给自己鼓鼓劲了。到了豆子地头，我丢下小撵，坐在豆子地头，大口大口喘着气。姥姥知道，施肥的活指望不上年幼的我。山路上，出海归来的大舅舅舅风尘仆仆赶来了，姥姥的眼一下子亮了。我忽地从豆棵子里弹直身子，这来的哪里是大舅舅，分明是大救星啊！

豆子们开花有早晚，结果成熟就分了先后。绿豆和豇豆种在地堰上，从采摘第一批成熟的豆荚开始，陆陆续续要半个多月才能采摘完毕。

收成差。而跟着母亲在小菜园里经管这些年，我觉得芸豆、菜豆、眉豆没有什么大小年之分，每年都是硕果累累。

芸豆架子在菜园子的东南角，因为这里过风。母亲说，不过风的地方芸豆结得不旺。芸豆架子搭得比屋檐还高。谷雨才过，那些“独龙角”就急吼吼地往上蹿，嫩须子抓住竹竿就不撒手，活像赶集的小媳妇拽着自家男人的衣角。母亲种芸豆讲究“三白”——白花、白籽、白肉。一根根大芸豆肉鼓鼓挂在芸豆架子上，互相撞得丁零当哪响。我摘下一数，每根芸豆都有九粒种子，这是出名的丰产品种“九粒白”。芸土豆焖五花肉是最家常的吃

了。豆啊豆，四五六！这句农谚就像粒精精神神、健健旺旺的豆种子，在咱胶东半岛农家的牙缝里钻轱了不知几百年。三四月种，五六月耘，七八月收，胶东庄稼人的历书上，豆子们排着队赶大集，把个日子日历安排得明明白白。

半晌。去哪棵留哪棵，得琢磨半天：“这两棵挨太近，争养分；那棵独苗看着怪壮实，可下面两片叶子有点泛黄，是虚胖。”思量来思量去，也不舍得下手干掉。我在一旁干着急，“姥姥，不要这棵吧？”“姥姥，不要那棵吧？”胡乱给姥姥出着主意。这场景，活脱脱就是范成大《四时田园杂兴》里“童孙未解供耕织，也傍桑阴学种瓜”的意境。间下的嫩豆苗姥姥也不糟践，清水一焯，蒜泥一拌，就是我俩中午的下饭菜。

早上，露水还没有干，姥姥就挎着簋子，上山去摘豆荚。摘豇豆绿豆不能在中午毒日头下，这样会爆荚。处暑之后，早晚天气可舒服了，穿个单衣单裤，一点也不热，一点也不冷。姥姥麻利地摘着豇豆绿豆，我在树林子下地堰上摘山枣逮蛴螬。过一会儿，姥姥喊我一声，我就应一声。半上午的功夫，姥姥的筐子簋子盛满了，我的口袋、肚子也满了，饱了。从兜里掏出一捧红彤彤的小山枣，递到姥姥嘴边。姥姥的牙口真好，酸枣核嚼得蹦蹦响。母蛴螬用大肚猫草穿成一串，中午回家埋在灶火灰里烧着吃，咯嘣脆的蛴螬籽，真香！蹦蹦跳跳的我，跑在跨着簋子的姥姥前面，嘴里唱着：“豆啊豆，四五六，小孩吃起来没有个够！”

法。近些年，母亲上了岁数，血糖、血脂都有些偏高，儿女的话可以当耳旁风，可医生的话不能不听。这不，芸豆、土豆、茄子过油后的地三鲜，再好吃也不往餐桌上端了。取而代之的是大瓷盘里蒸熟了三样后，蘸着蒜泥吃。“九粒白”下梢后，还能赶一季秋芸豆。秋芸豆一般种紫花的“老来少”。“老来少”种的位置是去年黄瓜秧的根窝。“轮着茬口，地不累，豆也欢实。”母亲这样告诉我。八月十五前后，鲜嫩的“老来少”下了架，可以包芸豆排骨馅大发面包子，一咬一泄汤；也可以炸点鲜鲅鱼条或者猪里脊片，做个烩鱼条、烩里脊，这可都是应节的好菜，是可以招待过节上门女婿的。

五

五月初，菜豆开始要把戏。早晨看还是蜷缩的“小耳朵”，晌午就抻成了“大面条”。隔三五天不及时采摘的话，长豆荚里的豆粒，明明隔着层皮，却偏要把形状顶出来，活脱脱像怀胎六月的媳妇显了怀。

菜豆一下来，可了不得了，顿顿都是它。拌着吃、炒着吃、蒸着吃、煮着吃、熬着吃，硬生生把人吃得见了菜豆脸都发绿。有一年，母亲淘换了新菜豆种，种下去说是“五月鲜”，能从架子上揪下来生吃的，又脆又嫩，哪知拖到伏天，结了满架的短粗胖，类似于豇豆一般，原来是串了种。我暗暗高兴得不得了，这一年的夏天，可是摆脱“菜豆噩梦”了。每年吃不完的菜豆，母亲也有办法，送人。当送人也没人要了，就蒸熟了，晒菜豆干。冬天，把菜豆干用温水泡软了，混合花生豆和海带片煮上一盆，重重的酱油，多多地放上花椒大料，炖煮得花生软绵绵、海带糯乎乎、菜豆干艮盈盈，别说，不论是就着大馒头还是贴饼子，还真下饭！

蚕豆在胶东算是典型的“外来户”。这豆子脾气怪，怕热又怕冷，苗期得用麦秸草盖着，活像坐月子的妇人捂着头。据说，蚕豆又名“秀才豆”——你看那豆荚鼓鼓囊囊的，多像书生揣着本线装书；剥开青荚，豆粒上还顶着个黑眉毛，活脱脱是熬夜读书熬出来的黑眼圈。有一年，母亲跟邻居二大娘一起，试着种了几墩，可能是胶东的地土气候不合适，长的不好，稀稀拉拉没结几个。我记得在上海时，上海人可喜欢吃蚕豆了。嫩蚕豆用鸡毛菜炒，老蚕豆用茴香盐水煮，都是沪上的当家菜。

扁豆在俺蓬莱农村叫眉豆。眉豆是真正秋后的老来俏。板桥先生有诗：一庭春雨瓢儿菜，满架秋风扁豆花。瓢儿菜绿了，落下春雨；扁豆花开了，刮起秋风。节气真不误农人。扁豆有好多种，开的花也是五彩缤纷，紫红的、雪白的、淡青的、姜黄的扁豆花开满了秋天的小菜园，点缀着金风飒飒、月白

风凉的清秋。瓦灰绿色的豆荚扁扁的，荚筋紫红紫红，经了霜打，那甜味能勾出人舌头底下的馋虫。胶东人最喜欢吃眉豆丝炒虾头酱。大对虾的虾头磨成浓稠油亮的虾酱，泛着红郁郁的光，舀上一勺子，打上三两个土鸡蛋，搅匀溜；刚摘下来的嫩眉豆顶刀切成细丝，不用葱姜爆锅，油热直接划散虾酱鸡蛋液，炒凝固了，倒上眉豆丝，翻炒几下，眉豆脆嫩带着海鲜的爽口，虾酱丰腴夹杂菜蔬的甘甜。一箸下口，三春难忘。这道大虾头酱炒眉豆，每到秋天，姥姥都会给我做几次。

可能是带着露水的清晨，也可能是迎着晚霞的傍晚，母亲的小菜园萧条了，喧闹的豆儿们要退场了。雪青的大萝卜、壮硕的大白菜占据了小菜园的一角。最后一茬眉豆也被老秋暖阳晒得半红了脸膛。母亲和我倚在小菜园的南边矮石墙下晒太阳，脸正对着东山曾经是姥姥辛劳过的那一擦豆子地。原先的豆子地里，榆树杨树的叶子稀了，豆子地的石堰露出了七零八落的一段一段。

“你姥姥在东山种过的豆子地，现在全都长满大树了。”

“可不是吗？我还跟着姥姥去种豆、拔草、摘豆荚的呢！”

“你还记得不？有一年，最上面的那一块黄豆地，一个晚上被人全都偷割走了。”

“怎么不记得，八月十三晚上，乘着大月亮，把姥姥一块地的黄豆全偷去了。姥姥难受了好几天，那年八月十五的中秋节都没正八经过。”

“哎！——你姥姥走多少年了？”

“妈，俺姥姥走二十年了。”

“日子不抗混呐。我这不也好到八十岁了吗？”

我用右手的中指关节，轻轻敲着面前矮石墙的石头块。三叩一顿，三叩一顿。石块发出了类似金石韵律的“豆啊豆，四五六”声。

想我姥姥了。而我的母亲，此时此刻，想她的母亲，一定比我还重十分。